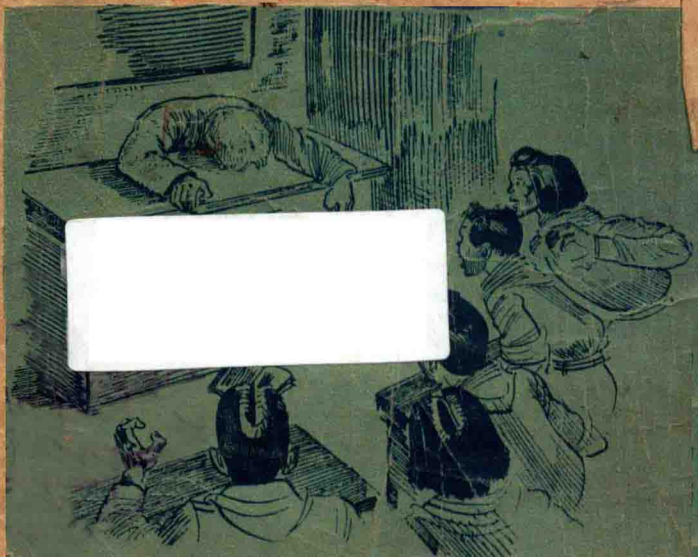


堅守

周闖風



周 閬 風 著

堅 守



一之書叢藝文設建

堅 守

作 者：

周 閔 風

發行者：

王 子 揚

發行所：

建設評論社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卅七年三月十日
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序

這一個長篇是寫在苦難的三十一年春天的，而完成的時間，則已是三十一年冬天了。那是東南半壁江山，淪入頂黑漆一團的時代，艱苦掙扎的忠貞之士，墮入了最慘痛的深淵。我伏在彼時已形成真正孤島的湫隘的斗室裏，望着窗外永遠陰霧籠罩的天，寫下了這一本東西。

主人公顧任重的遭遇，是象徵了無數忠貞不阿與艱困鬥爭的人們的遭遇，我是流着淚滴寫下他的故事的。執筆的時候，那時大米還不過百幾十塊錢一担，而輟筆的時候，跳上了幾百塊，常常弄得咽下早餐，晚膳毫無着落；可怎生料得勝利到今天，却竟會啃嚼三百多萬塊錢一担的飯糰？

吁！……

然而能够在生活越發往艱困萬狀的絕境裏陷下去的時候，我居然把這一本東西付排印行，這就不能不感謝許多朋友的鼓勵與幫助；而最感謝的是老友子揚兄，沒有他在經濟上給我以助力，則本書的刊行，是遙遙無期的。

爲本書繪封面的趙延年，繪扉頁的章西厓，悉心校閱的田青諸先生，我謹以至誠感謝他們的盛情！至於本書的內容，我不願作什麼自我介紹，只希望讀者在讀後給我以嚴正的批評。

卅七年三月九日

弁 詩

有一天殘酷從世界上清除，
黑暗會冉冉地逝滅，
讓抱恨的靈魂在冥冥中安歇。
人間地獄不會永恆，——
黎明從黑幕裏透下了消息。

壹

窗外充滿了漫天烏黑，初春的風是峭厲的，從窗櫺的糊了有好幾年的破紙格裏飄進去，於是這間灰色的暮年似的古老客廳裏那粒菜油燈上的光燄兒，便搖搖不息地幌動着，幾回差點兒熄滅得跟屋外一般的暗黑起來。

時間不過晚上八點鐘還不到，然而這城市却已浸沉在無限的閨靜裏，沒有街燈，沒有月光，一切都在森然的黑暗裏安息。偶而有街犬的嗥聲衝破甯寂的大氣，然而當嗥聲一告終了之後，世界似乎更顯得岑寂悽涼了。

照往常，顧老先生的一家人，都早已鼓着填滿了粉粥與麥飯的肚皮，到房間裏去消磨漫長的黑夜，老的、小的都一箍腦兒爬上棕鋪床，「撲」地吹熄了菜油燈，於是讓時間悄悄地、悄悄地溜過去。然而今天却不然，顧任重老先生在吃夜飯之後，他下了道命令，要閤家老小一起屯到客廳間，因為一種壓在心頭的老早就想宣布的政策再也關閉不住了，他感覺到自己再沒有那份力量背得下這個家，要是大家不肯緊縮的

話。所以這個家屬會議，他非得在今天提早舉行不可。

現在，我們不妨照一下這客廳內的情景。破舊的、殘缺了一支腿的天然几上，擺着盞菜油燈，燈光是微弱得太可憐了，僅僅一個淡淡的光圈，別想把客廳的四壁角照得亮。然而這年頭兒，生活指數像斷了線的紙鶴，儘管往上高，在這老邁的、會經營過浩劫味兒的古城裏，能燃上這樣一盞燈的人家，可已經是够難得的了。光線是淡淡的一圈，整個家庭的人物都團聚到光的圈子裏，叨受這一粒可貴的光的惠賜。每個人的臉皮都緊繃着，視線不約而同地射到了顧老先生蒼瘦的嫌得稍爲扁了一週的面龐上。

顧任重老先生帶着滿面悵悵的情調，据中坐在那張太師椅裏。他的老妻顧太太，——一個善良的、好心腸的老婦人——同樣罩上了滿臉的陰悵，坐在丈夫的椅子一旁，那最最爲他所疼愛的第三個孫女兒匍匐在他的膝跟前，小眼睛不時望着老祖母打溜轉。年紀三十歲還欠點零而已經有了四個孩子的媳婦，抱着個還在咀奶的最小的女孩子，坐在正對公公的一只腿盡紅漆的桌子邊，一張貧血的臉，貼上一張貧血的嘴巴，於是你一望而知他的營養是太差了。眼睛本來是細細的，細得有韻致，而且笑的剎那間，最討人歡喜。如今，這些少婦的風韻可全消蝕乾淨，婆婆常常說：「顧蘭太瘦了，沒有東西吃，還得喂奶，唉！」顧老先生當然同情這種憐惜，可是除了同樣地發一個「唉」的歎息以外，有什麼辦法呢？兩個孫兒沉默着坐在媽的一旁，最大的一個也不過十二歲模樣，然而這年頭兒世故的威脅性太利害了，小心靈中早已意識到自已的這個老家快要滾落下去了。——年老的公公，三日兩頭要長吁短歎，這景象還不是糟透了嗎？

現在，這一家人都在屏息靜氣地等待顧老先生的示下，每一對眼睛都藉着光的照亮，而投到了顧老先生的頰上、唇間、鬚莖、鼻端。

「唉！東西這樣貴，我真背不下這份家，」顧老先生終於嘖嘖嘴巴開口了，聲音裏全充滿了悽愴的調子，「你想，一開了年，東西漲得這樣可怕，一斗米要毛二十塊錢，活命真是難！再加去年回娘家去住的大媳婦不爭氣，偏要分產業，十畝破田，弄得賸了七畝，總之，死壞了我的德昌，現在，整個家的收入，全靠德士這孩子，說來也太可憐，可是這有什麼法子呢？」

「巴望德士一年到頭手脚輕健就好啦！老爹，幸虧還有這孩子，否則，那真……。」顧太太順口說。「唔！」顧老先生點了一下頭，想拿起根欄在几上的水烟筒，却端了起來隨又放下了。

「我想開消一天大一天，」他接着說：「要是不想法子緊縮，那我們姓顧家總有一天要破產的。」他的眉頭繃得彷彿兩個結，「可恨我老了十年年紀，否則我一定出門去重新吃那碗教書飯，也好分分德士這孩子的担當。」

「公公！」貧血的媳婦開口了，「我想從明天起，還是改做兩粥一飯吧！」

「我也是在這樣想，」顧老先生一眼勿轉地瞧住了媳婦兒說：「韻蘭，可是我想到你這樣瘦，體質又那末弱，再有吃奶的孩子要帶領，噫……。」他嘆了口氣，話頭兒就給自己切斷了。

「不，公公，你別爲了我。」韻蘭這媳婦因爲感激於公公的能够那末體貼而幾乎擠出了眼淚。

「我想，」顧太太不等顧老先生開口便搶上了，「老爹，我們往後去，每天兩粥一飯，待韻蘭多吃一餐飯，否則壞了奶水，可不是玩的。好媳婦，你別固執，聽婆婆的話，否則你公公心裏會難過死的。」

韻蘭雖然還在「不」下去，可是她心裏已經不再堅持了，爲了孩子，爲了懷裏的這個可愛的生命，她終於不再反抗公婆的意見，她緘默了。

除了吃的問題外，顧老先生當然還有別的緊縮政策要說，所以接着這老祖父看看兩個孫兒的面龐好一刻，才吞吞吐吐地說，聲音帶着充分的顫抖，他覺得剝削孩子們的一點點最可憐的耗費未免太殘忍了。然而爲了要延續整個家的生命，他扭了扭下頰上的幾縷長鬚，終於鼓起勇氣開口了。

「其家，其昌，公公想：明天起，你們的糖果錢別用吧！」滿以爲這兩個孫兒一定會啾起小嘴巴，反對祖父的這個酷刑；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的是：

「好吧，公公！」其家第一個開口。

「公公，我聽你的。」其昌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見。

這倒反而使得這位老祖父險些兒撲簌簌地掉下了淚珠。「好孩子，真乖！只有顧家門裏會出這樣的好

孩子！」他竭力要在面門上裝點出幾絲笑容，可是這個企圖顯然是失敗了，他不敢讓自己的老眼多瞧孩子們一眼。

突的，他從太師椅上走下來，捧住了其家的臉，在他的頰上吻了吻，隨後又在其昌的小圓臉上吻了吻。

「好孩子！……」他想說：「公公真太對不起你們啊！」然而終於沒有開口，想還是留着給蒼天去聽吧，這年頭，只有蒼天會生一分垂憐之念吧？

「時光不早了，省一點油，睡吧！」顧太太丈夫的話已經告終，便站來起身來說。

「唔！」顧老先生一點也不反對地點點頭。

於是這一幕家庭會議便宣告閉幕了。

他們各自回進房間，準備像昨天天一樣的挨過這漫長的初春的黑夜。

屋子裏不久便充塞着黑和靜，跟屋外沒有些微兒的異樣。

二

讓掙扎在生活高潮裏的一家人，暫時安息一下他們的靈魂吧！

顧任重這位給苦難所折磨的老人家，說來不能不使你寄予深切的同情。

他今年五十八，頂上大部分禿了，腋下幾莖稀疏的髮絲，全都斑白了，老城隍廟裏的一個鐵口先生說他顧任重「當頂禿髮，後必發達。」這預言二十年之前，顧老先生還是念念不忘的，然而如今他明白這全是術士的一派胡言。發達別提他，反而景況一年不如一年的往苦境裏陷，還能相信這預言會有命中的一天嗎？

二十歲的時候，顧任重老先生便執起教鞭當一名道貌岸然的教師，最初是在古城內第一高等小學堂裏做學監和史地教師，這時分，正好在清末民初的隔界頭上。

「教學相長，」顧老先生對於這四個字的確可以當之而無愧。民國十年的模樣，他一躍而到了蘇州的

一個府中學堂去教書，校長先生識真才，而顧老先生也偏有那分耐性，一教便教了近十年。北伐成功以後，顧老先生給上海的一個中學校聘了去，一教又教了十多年。五十大慶的壽辰，他聽從兩個兒子的勸，這才把樂此不倦的生涯，告一段落。然而命運這惡魔，最會得跟善良的人鬧別扭，而顧任重要算是倒盡楣的一個。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有的時候，也真有靈驗，抗戰才開始不到兩個年頭，頂會賺錢的大兒子德昌，竟抄在他老人家前面給死亡抓了去，接着是生活高漲暴跳，接着是大媳婦這悍婦人鬧分產，於是顧老先生便從本來坐得穩穩的一條平靜的船裏翻下身，他沉入了苦難的深淵，他開始嚐味了有生以來所沒有嚐味過的苦楚了。

要不是二兒子德士能够在上海的一家商行裏，謀得個好差使，那末，顧老先生單單靠祖上的十多畝田產，和卅多年來一些些篋頭上省下來的私蓄，是無如何不够開消的。背這樣的一分家，（雖然還不能够稱作大家庭）彷彿駝子背上壓了付千斤担，弄得不好，便有給厭坍了背脊骨的一天。你想：每年每月的收入是有限的一個數目，可是開門七件事，那一樣倒不是在日飛夜漲？現實的開支，老是超出了顧老先生的預算，常常張着一雙昏昏花花的老眼，合老妻兩口兒縮在破破爛爛的書房裏，喃喃着苦經。怕會給好媳婦聽了難過，因此兩口兒說話總是囁囁吱吱的。

「這樣下去總尷尬，我想，拚條老命再教幾年書，巴得世界太平就好了。」

聽着這，顧太太就反對，並不是她不願意丈夫去尋些錢來開消這個維持不下去的家，而是爲了丈夫這麼大一把年紀，還要捏起粉筆頭去拚老命，無論如何她不能有那顆忍心。

「不，老爹，我不放你去，」顧太太掉了犬齒的嘴巴說話有點漏風地，「甯願我們一天到晚吃薄粥，蒼天要是保佑的話，巴望德士下半年起能够加薪，那苦開消總開消得轉，老爹你丟了這個念頭吧！」於是顧老先生歎口氣，不再執着了。想想老婆的勸阻，並不是沒有道理，近幾年來自己感到身體一天跟一天衰下去，頭暈病本來每個月不過發次把，近來却十天裏頭發上兩回也不算希奇。「好吧！要是德士

下半年能够加薪水，那暂且賣掉兩三畝破田再說！」他覺得除了這辦法以外，是別無辦法可想。

這樣的年代，像顧老先生那樣一步一步往毀滅路上走的人家很多，然而相反的、叨了淪陷的幸運而暴發起來的人家，也不在少數。財運大開的鮮鮮財翁們，常常在古城內「臨風閣」茶樓裏批評顧老先生沒有老腦筋，一生一世只能夠做個沒中用的老書生。顧老先生背地裏耳聞到了，就光起把無名火：「哼，發財我不會？老實說，賣掉這所破大屋。囤點洋燭肥皂，我顧任重不見得不會，然而肥了自己瘦了別人，我就是餓死也不幹！」

顧任重老先生就是有一點脾氣，而且不但是咬定要自己這末幹，還命令他的德士也必須遵照老父的意志。老朋友們批評顧老先生真有點老來昏，顧老先生却拂着破棉綢袍子的長袖口，噴了噴花白的鬚鬚莖，「士各有志，爾爲爾，我爲我，誰也沒有權利批評我顧任重。」老朋友們知道顧老先生剛硬的優劣又將發作了，噤起口，把話頭扯到別地方去，免得傷了和氣。

教了三十多年書的顧老先生，桃李們自然遍散在古城裏，關切顧老先生的幾個門徒，很想每個月在經濟上幫他一點忙，而且絕不需要顧老先生歸還。這樣的一種自發的同情，却誰也料不到會招受正在困頓裏掙扎着的顧老先生的抗議。

「不，我不能夠無功受祿，不能夠叫自己於心不安，謝謝你們關切的善意，我顧任重心領了。」

本來手已經插在袋口裏去的一位姓高的高足，他的滿懷熱忱給顧任重幾句話澆得冰冰涼，只得把空着的手重復伸出來。他知道顧老先生還是三十多年前教書時候的那副脾氣，——高傲、剛硬、固執。生怕定要幫忙他反而吃他的當場峻拒，只得逡巡地、蹣跚地溜走了。

人們並不爲了怪癖、奇特的個性之極度執着而對顧任重老先生發生嫌憎、惡感，相反地對於顧老先生却越發滋生了肅然的敬意。

「顧老先生真是個超特的人物，古城裏有這樣一個人物是難得的。」

這兩三年來，古城裏認識顧老先生的人們，瞧這位奇特的老人家，由綢緞大褂，降而爲老土布褂，隨

後又取消了土布褂子，賸下了一襲棉綢布袍；而且肘部的地方，開了窟窿，讓那白色的棉絮吐了出來。雖然他自己不拘拘於這些身外的邊幅，然而人們却暗暗地露出了無限同情的臉色，「顧老先生這樣下去是不行的。」

他自己並不蠢，也知道是不行，然而有一種光明的曙光在他的目前——遙遠的目前閃爍。

只要苦渡這個難關，這畸形的現象會消滅的，生活是會安樂的，勝利後的幸福是不難享到的呵！

今晚的舉行這個家庭會議，要合家人節衣縮食，爲的就是想苦渡這個難關，只要勝利的光輝一旦實現，生活回到過去的平靜的境界裏，那末，他終有餘年來享受一份真正的幸福呵！

二

明天。

顧老先生天一亮便起身了，怕驚動了別人，便蹣手蹣足地溜出房間，走到客廳外邊的那個庭心裏，瞧蒨在花台裏的海棠枯根下，一點也沒有透出芽葉的青意，回頭望望那株永遠打不起精神的桂樹，彷彿一天一天在往頹喪枯頹的路上跑，正像徵了他這分家的慘落下去的景象一樣。一角的棕櫚，祇賸下毛茸茸的一株光幹，沒有給臘雪打光的一兩片殘葉，兀自在老幹上搖搖地掛着。花台本來收拾得那末精潔、整齊，使人一瞧見了覺得她的確可以使人心境上增進一分幽閑的興會，然而這幾年來遭受了浩劫，遭受了困頓的迫害，他無論如何再也沒有興會來收拾這一個可以怡情悅性的花台，讓頹敗，凋殘毀壞了她的舊貌。

——故園不堪回首話當年，唔，不堪回首！

顧老先生的脾氣是不大高興感傷到底的，所以立刻他又旋過身，仰起禿了頂的頭，讓幾縷長髯給早上的料峭的春風吹得微微飄，於是行了足有五六分鐘的深呼吸，然後走向前去，準備拔開那中門上的木閂。

太陽已經微微地照到了屋後邊那顆皂樹頂上，屋裏的老小們都有了啾啾的聲音，顧老先生知道老妻、媳婦和孫兒們都起身了，於是踱着步子，回進那間便是在日間也顯得灰色的客廳間裏去，在庭柱的帶插裏取下支零落落的鷄毛帚，開始他不變的晨課。「黎明即起，洒掃庭除」，這在顧任重老先生是數十年如

一日的。

手在桌子上揮，腦門裏却在盤旋着昨天晚上的一幕，心裏難免有點悽悽惻惻。

——想不到我顧任重會落到一家人衣食不週的境地，噫！

反覆想想，單是售產節流，不想開源，總不是長久之計，光明是會來的，可是黑夜還是全部占據了整個的世界，能叫一家人節得一天兩粥一飯，甚至三餐薄粥都減省下去嗎？——這不是辦法，不是辦法！他苦苦地搖搖頭，自語着。

「公公」！

「公公」！

聽得背後人有叫，顧老先生便旋轉身軀，瞧其家和其昌這兩個孩子挾起了書包，正待走出客廳間上學校去。

「其家，其昌，粥吃過嗎？老早就上學去？」

「公公」！其家仰起小頭顱，一對圓溜溜的小黑眼珠盯住了老祖父的面門，步子稍微急速地走近老祖父的身畔。「媽說，米這個月接不夠，早上一頓粥可以省掉的。」

顧任重老先生心一沉，捧住了其家的小圓臉：「那你們肚皮不要餓壞了？」

「不會的，公公！」

「其昌，你餓嗎？」

「不」！這九歲大的孩子，跟哥哥一般地搖搖頭。這孩子永遠是陰悒的，瘦削的臉上從母胎裏就帶來了難看的憂鬱症。不大喜歡開口，便是開口吧，就只有簡單的幾個字。爸爸德士時常說這孩子是短命鬼，然而他彷彿像株生在貧瘠的屋角旁的草，也居然長得那末高了。

「好孩子，好寶實！」顧任重老先生爲了孩子們過分懂得家裏的苦，良心上更覺得苦痛起來，兩個孫兒的回答，彷彿兩塊沉重的巨石，幾乎壓碎了他的心。他立即丟下了鷄毛帚，右手伸進衣袋裏，老半天才

摸出四毛錢的角票。

「孩子！你們去買塊大餅吃吧！」

「不！」其家搖搖頭，其昌却呆瞪着只顧看老祖父的幾根花白長髯。

「爲什麼不要？公公從今天起不上臨風閣去了，公公情願讓你們買大餅吃。」顧老先生的手有些顫顫地，眼瞪裏不知怎麼的再也關不住兩顆酸辛的眼淚，「拿去吧！孩子，我的好寶寶！」

「公公！怎麼你哭啦！」其家一手抱住了老祖父的大腿，驚詫地問。

「拿去，拿去！」這老祖父立刻擦着他的眼瞪，「公公沒有哭，沒有。」于是他兩張兩毛錢的角票，分開來塞到其家和其昌的小手心裏，「去吧，好孩子！」

熊兩個孫兒三步一回頭地跨出庭心外面的中門時，顧任重老先生再也沒有能耐繼續他未了的晨課，他坐到了昨天晚上那隻太師椅上，哀愴得發呆了。那對昏花的老眼，只顧望着消逝了兩個孫兒的背影的中門口：

——我不能够毀滅了我的孩子。我得憑這幾根老骨頭拯救我的孩子！

他站起身，兩腿軟洋洋地，離開了這沉鬱的、頹敗的、灰色的客廳間，朝向後邊的房間裏走，他要跟老妻商量出個辦法，——憑他這幾根老骨頭，還是再踏進教育界的圈子，走上講台去重作馮婦呢？還是另挑別一條用精力去換錢的路？

一
經過了幾度商酌之後，顧任重老先生便首肯了老妻的主張。這位跟他合了三、四十年的太太，從結婚那天起，直到目前有了四個孫輩的時間為止，她從來不會衰退過對於丈夫的熱愛，尤其彼此到了齒搖髮白的暮年時代，更彷彿愛情的高潮反倒升上了點。三、四十年來她沒有跟丈夫發生過一些些的爭執，要說這世界上的確有賢母良妻的話，那末，顧太太應該算是最典型的一個。顧老先生的脾氣是剛硬、固執、不大通世故，然而顧太太却並不因為這種癖氣而對丈夫滋生過不滿的情緒，相反地她感覺得這是丈夫的超人的特點啊！

在那間昏暗的房間裏，老夫妻倆商酌的結果是：

「老爹，」顧太太說：「要等德士加到薪水，到底是有點青黃不接。賣田也不是事，最多敷衍半年三月；不過教書這營生，我不情願你再去幹，這苦生活，說不定一年兩年就會把條老命毀掉的。所以，我說，還是在別方面謀點差使，有兩三百塊錢的進賬，那就可以勉強強捱過去了。你說，老爹，可不是嗎？你的朋友、學生城裏邊不是多着嗎？只要你老爹露一個口風，倒怕人家不馬上請你去？揀省力點的事情幹幹就成了。」

顧老先生覺得老妻的說話倒是句句實言，古城裏發了跡的學生多得算不清，對於自己這個尊嚴的老師，多虧他們常常掛在嘴巴上，而且不時可以在背地裏聽到他們同情的呼聲。所以，如果自己露一點口風出去，那弄一個事情幹幹總是易如反掌呢。因此，他就不加反對地點了點頭，「好吧！」

然而一種固執的脾氣却隨即棲上了他的心頭。——抹良心演傀儡戲的差使，我可不能幹，我決不能掉個污漬在世界上！

這樣的一種意念，他可沒有說出口，因為幹不幹的主權，反正操在自己的手裏，那又何必跟太太去多

噲噲呢？

本來他已經立下決心不再上「臨風閣」去消耗那不必消耗的茶錢，然而爲了要實行露口風的這個計劃，便覺得今天還是非跑一次不可。因此就站起身，把兩隻長袖口在那襲破棉袍上混身上下拍了一回，然後向太太看了一眼：「那我上臨風閣去一次吧！」

「好的，早一點回來。」

顧太太等丈夫出門去後，便立即奔到灶間裏，向正在燒飯泡粥的媳婦兒韻蘭說：

「韻蘭，老爹去謀事了，唉！他不去幹事情總不成呀！」

「婆婆！怎麼你會放老爹去謀事呀？」這位貧血症的，面色老是蒼白得難看的媳婦呆看了看婆婆的臉，隨即把襟口上那顆扭扣扣一扣緊，因爲抱在懷裏的孩子，已經放掉奶頭熟睡了。

「單靠德士一個人總不成功，而且他的身子又不強，也只有讓老爹去拚一拚啦。」

韻蘭接不下去了，因爲她找不出反對的理由。

顧太太一壁揭起錢盞照，照鑊裏的粥滾了沒有，一壁嘆了口氣，「唉！要不是鬼子打進來，生活這末難，我無論如何不會答應老爹去找事情做，你想，近來他不是時常發頭暈病嗎？可是現在，也就顧不得他的老命了！」

韻蘭望望懷裏的小女孩，又望望伏在一邊玩稻草桿的第三個女孩子——其美，然後又想想已經上了學去的兩個孩子，她沉默了。

——這末多的孩子，又加上三個大人的吃口，有什麼辦法呢？

婆婆不願意再在灶間裏多說話，以致過分傷了好媳婦的心，就退了出去，預備料理料理屋內的一切東西。

近十二點鐘的時候，陽光快移到頭頂心，這間歷經劫難的古屋裏，也就顯得比方才明亮得多。顧任重老先生捧了柄水烟筒，帶着一付平淡的神色回來了。

顧太太迎着丈夫問：「老爹！你回來了？你在茶樓裏吐過口風嗎？」

「哦，口風是吐過了，不過我想幹不來的事情我還是不能幹。」他坐下去，把水煙筒在桌上一放。

「幹不來？」

「這年頭兒幹不來的事情對於我是很多的。」

顧太太不再問下去了，只呆呆地看看丈夫的面門，彼此默對着。

其家和其昌兩個孫兒便在這時分回家來吃午飯了。本來活潑得像頭小麻麻的其家，似乎消失了幾分無邪的童真，跟他的弟弟一樣地顯得不大靈活。老祖父看得很清楚，不覺暗地裏深深嘆了口氣。

——懂事的好孩子，大概爲了今天起沒有飯吃而感到難過吧？其家是不像其昌，他從來不會憂鬱過，可是今天他也變了！

想到這，更覺得謀一個差使，實在是急不容緩的事！他不能時常寫信去向德士要錢，不能向除了薪給以外，絕無他款可賺的兒子老是要錢，應該憑自己的幾根老骨頭，爲着顧家的下一代再盡一點暮年的力，這才對得住兒子，也對得住孫輩。

照往常，孩子一回來，顧任重老先生總要展開一絲笑容，在孩子们的額上烙一個吻，——親暱的、流露出祖孫之間的一股發自心的深處的熱情，然而今天顧老先生忘了這個動作，他陷入沉思的境界裏了。

其家和其昌弟兄倆照例向老祖父和老祖母叫了聲之後，瞧老祖父今天的顏色比往常難看得多，笑容給憂悵遮的不透一絲兒縫，覺得今天祖父不再有那份成年不變的情興來烙一個會給鬚尖刺得痛痒痒的吻痕在自己的小臉蛋上，於是其家便拉起弟弟的破袖口，慢吞吞地向客廳後邊走去了。臨了他還旋過頭，望望祖父的臉。

「叫顧蘭開飯吧！太太！我想兩個大餅他們早已小肚皮裏消光了。」顧老先生幽聲愁氣地向太太說。

「唔！孩子們真可憐，他們也是錯投了胎。」顧太太說時，立起身來就向裏邊走。

暫時，這破零破落的寂寥的客廳裏，賸下了顧老先生一個人，他想吃過午飯，還是寫一封信，告訴德

士，也好讓他對於這個困難的家庭，放下幾分擔憂的心緒。

二

時代並沒有把顧老先生隔絕，古城裏景仰這位孤傲的老夫子的人們，誰也沒有把他遺忘。臨風閣裏一壺茶，跟老朋友胡選曹這個長馬面、戴過秀才頂子的、今年六十三歲的老人一談過之後，於是各種的機會，都因了顧老先生的口風而從各個角落裏匯集攏來了。

說臨風閣是消息匯集所，機會發展所，職業介紹所，同時亦是新舊人士的調合所，這樣的說法，是並不錯到那里去的。不少世界之大蒼蠅之微的消息在臨風閣裏傳播，不少失業的人士，在臨風閣裏解決了他們衣食的恐慌。曾經新得在倫敦或熱那亞，或華盛頓或東京出過洋銜着學士，碩士的桂冠的人們，都願意在臨風閣裏喝一盞茶，消磨那排遣不去的光陰。曾經舊得拎過考籃，在南京的鄉試場裏坐過號子，想晉級成為舉人老爺的已成前一世紀裏的老人們，也願意把殘餘的時間，在臨風閣裏送走。所以，臨風閣倒是成為了古城內顯出多樣風格的一個集合場所呢。

顧任重老先生露口風的第二天，臨風閣裏便把顧任重重復出山的消息，作為惟一的談助，同情比驚奇要雄厚得多。——因為誰都預料顧老先生遲早難免有重復出山的一天，因為他那每況愈下的家景，無論如何不容許他捱過這艱苦的難關。否則，即使掙扎，總免不了有一天會沉入苦海的絕淵的。你想，生活這末樣的高漲，普通的一個小家庭，憑兩個人生產，倘且有活不下去的嘶喚，而他顧任重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家庭，僅僅靠德士一個人在外掙扎，這怎麼成呀？不過顧老先生這樣的垂暮之年，例該享一分並不過分的幸福的生活而終於不可得，終於還得拚幾根老骨頭去爲了自己，爲了下一輩而掙扎，自然無疑地掀起了任何人的同情了。

他這一天沒有上臨風閣，並不是爲了天氣的不佳，雨絲兒拉得長長地在天空裏掛，以致掃了捧起水煙筒上茶館的興會，乃是爲了決意省却幾毛錢，讓其家和其昌吃飽了他們的小肚皮！

不上茶館，就不免有點兒感覺得無聊，於是顧老先生就走進那間書房間，想從這些闊別了好久的